

闲中今古录摘抄

明·黄溥

● 卷一

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禅后，闻陈希夷只怕五更头之言，命宫中转六更方鼓，严鸣钟。太祖之意恐有不<sup><</sup>\*车丸之徒，窃发于五更之时，故终宋之世，六更转于宫中，然后鸣钟殊不省。更庚同音也，至理宗景定元年，历五庚申，越十七年末，宋亡而希夷五更头之数信矣。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，而至正帝生帝，乃宋少帝赵显子。详见后录。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。当时人只呼‘庚申帝’。观刘《尚宾集》，‘庚申帝大事记’是也。后方号顺帝云。由此观之，则宋祖命转六更之言益信，数之不爽。

本朝开进士科始于洪武四年，后止至十七年开科。乡试例以子、午、卯、酉年，会试例以辰、戌、丑、未年。洪武十八年乙丑状元丁显，二十一年戊辰状元任亨泰，二十四年辛未状元许观。吾鄞董恭礼、陈裕二人，皆此年进士。今有刊本《国朝登科录》行世者，去许观名，及此科进士姓名俱不刊，乃别录第一甲一名韩克忠，二名王忠，三名焦胜，第二甲蔡彧等二十九

---

名，第三甲苏文等二十九名，俱北方人，无一名江南人，不知何谓而然？二十七年甲戌状元张信，而榜眼、探花俱无。三十年丁丑状元陈安邦。已后则革除年间，庚辰状元胡靖，后更名广者是也。永乐甲申状元曾棨，厥后六十年为天顺七年甲申，状元彭教也。噫！有数存焉，例以辰、戌、丑、未开科取进士，兹者两度甲申进士为号数，岂得而逃乎？

本朝状元，洪武四年辛亥科起至正德九年甲戌科，凡四十科，吾浙状元自正统元年丙辰科周旋、十年乙丑科商辂，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谢迁、十七年辛丑王华、二十年甲辰李旻，五人之中周与商、王与李俱同乡举，一举各两状元，固可美。而商、谢、李俱发解首冠，又可美。其商之三元，开科以来一人，尤可美也。然商与谢又皆入阁，岂但状元乎哉？书此以感发吾浙之后学。

元顺帝有一象，宴群臣时拜舞为仪。本朝王师破元都，帝北遁，徙象至南京。一日上设宴，使象舞，象伏不起，杀之。次日，作二木牌，一书危不如象，一

---

书素不如象，挂于危素左右肩。由是素以老疾告，乃谪含山县，寻卒。今墓在焉。

洪武初，吾鄞天宁寺有朱道人，能幻术。每夜五更出神，往南京早朝，乘云在空中，自言姓名。朝毕还寺，日犹未出。其本体偃然，在寺之静室中若酣于睡者。及还时，则欠伸起坐，若此者几月。上赐童子十人俾学其术，且密命侦伺其动静。久之，秘其术不泄。偶喜一童子，曰：“我术传汝，切勿食狗肉。”其童子得此言复命，后上乘其乘云来时，洒以狗血，其神不能复体，差人取其尸，戮于京。今天宁寺军户者，咎其当时寺僧容之也。

王仲光，吴县人，学贯天人。洪武中避地太湖中，戊寅岁储君即位。有诗云：“数茎白发乱蓬松，万理千梳不得通。今日一梳通到底，任教春雪舞东风。”与袁柳庄至契、柳庄至燕，遣子忠彻见于太湖，以乾象询之曰：“此数莫逃。”问兵仗曰：“虽地窖无声，闻一胜后即多有矣。”回以告其父而知其言。后姚广孝还苏州，反初服往见，弗克见，但云：“道衍一个和尚，做不

---

结果。”后终于家。

蒋景高，象山人，元末遗儒也。内附后仕本县教谕，罹表笈祸赴京师斩于市。斯祸也，起于左右一言。初，洪武甲子开科取士，响意右文，诸勋臣不平。上语以故曰：“世乱则用武，世治宜用文，非偏也。”诸勋进曰：“是固然，但此辈善讥讪。”初不自觉。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，及请其名则曰：“士诚。”上曰：“此名甚美。”答曰：“《孟子》有‘士诚小人也’之句，彼安知之？”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笈而祸起矣。

方谷珍一女，年十八，患痘，祷延庆寺关王神。既愈，躬往奉油谢之。寺僧作偈，用梵语诵于神前，名曰：《回回偈》云：“江南柳嫩，绿未成阴。枝小未堪攀折取，黄鹂飞上力难禁。留与待春深。”僧料女之莫喻，而女甚聪明、闻之恚，归以语父知。谷珍怒，捕僧将戮之，其戮人用竹笼，状若猪籬，笼之，投之浮桥急流中。僧既至，谷珍曰：“我亦作一偈送汝。”曰：“江南竹巧，匠作为笼。留与吾师藏法体，碧波深处伴蛟龙。方知色是空。”僧又诉曰：“死即死，再容一言。”谷珍颌

---

之，僧曰：“江南月如鉴亦如钩，如鉴不临红粉面，如钩不上尽帘头，空白惹场愁。”谷珍笑而宥之曰：“饶你弄聪明的小和尚。”可见谷珍虽不读书，而此词亦可美，又且容人如此。内附后，此女配黔国公之子，在云南。宣德间，吾鄞徐宪副训奉化，应方伯履平仕于彼，此女年已老。以乡里视之，往来如亲戚云。

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，后夜半，行者见彗星出北方。予时在京师，闻之特夜半起视，果出紫垣扫五尚书。窃思之，今不知何人而应此占也。未几，白司寇昂先去位，而徐司空贯，徐宗伯瑗、周司徒经继之。至五月二十七日，天官屠公亦去。五尚书之应不爽如此。孰谓天道远而不可稽耶？

旧制，学校生员廩膳有额，增广无额，故名之增广。其亦有额者，自宣德四年始，至景泰元年照旧无额。后成化三年又额。时京师语曰：“和尚普度，秀才拘数。”礼部姚夔颠覆国祚，不得已又附学之，名立焉。

《祖训条章》云：“后代不许设丞相。”革除年间，又设其左丞相齐泰，右丞相黄子澄，故靖难后定其

---

罪名曰：“齐、黄党恶是也。”不但设丞相，且更改官名。如六部侍郎，改曰侍中，如池州许观为礼部侍中；六部郎中、员外、主事改曰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；给事中改曰左右拾遗，如嘉兴朱进吉为右拾遗；改都察院为御史府。见《逊志集·御史府记》。廷试策问改皇帝制曰为敕问诸生。皆变乱旧章，不守成宪如此。故靖难之师出有名矣。

《少保于公行状》载，景泰七年，西湖水竭，为公不祥之兆似矣。何不载是年七月间，昼涌当申刻之末，彗星如洗帚状，微见于西方。至酉刻以后，渐长如扫帚，人呼曰“扫帚星。”日既没，其长竟半天。如此两月而灭，人皆寒心，莫知何兆？明年正月，英庙复辟，而乃置公罪。则公上应乾象，岂止一方之湖水哉？此予童时目击者书以补状之阙云。

洪武十八年乙丑，复开进士科。三月一日廷试毕，揭晓前夕，上梦一铁钉挂<丝白>于殿前，觉而语左右。及拆卷，乃状元丁显也。协于梦兆，不爽如此。后正统戊辰廷试前一月，上梦儒释道三人来见，至揭晓

---

，状元彭时由儒士，榜眼岳正幼曾为庆寿寺书记，探花陈鉴幼曾为神乐观道童也。幼年出处，皆形梦兆，岂偶然哉？

国初，象山人钱唐貌魁梧善饮食。元末天下大乱，隐而不见，年将陆旬。见四海定于一，赴京敷陈王道，先献一诗。其诗曰：“大明洪武元年春，春雷一声天地响。龙飞在天雨如膏，天地山河增气象。山人昔往东海山，山形如象山名丹。丹山之南有白石，山人隐遁松林间。一朝阴气蔽白石，天昏地暗人变颜。人人变颜心铁黑，山人铁心仍铁肝。山人名不挂唇齿，山人不与人相似。吴江江上吴山青，吴山有城高百雉。好风吹步上京师，铁仗麻鞋见天子。天颜悦怿天开明，谨身殿中承圣旨。致君尧舜端有时，山人事业当如此。”诗既称旨，授刑部尚书。明年己酉，条《孟子节文》，欲去其配飨，即上疏。先是有旨，来谏者常射杀之。唐果置棺袒胸当箭。上见其谏甚切，命太医院疗其箭疮，配飨得不废。成化初，我先大父南山先生作四月八咏，有钱丈奇勋之诗曰：“引棺绝粒箭当胸，拚弃死扶持亚

---

圣公。仁义七篇文莫蠹，冕旒千载绘仍龙。批鳞既奋回天力，没齿终成卫道功。那得洪恩偏寰宇，泮宫东畔置祠堂。”

成化间，曾见前元至正四年《江浙乡试录》。其解元许瑗，饶州乐平县人，年二十八岁，治《易经》。后予官芜湖学上，谒太平府官，见府治西忠臣祠进拜，乃国初太平路总官许瑗，判官王鼎二人也。盖许虽中乡试不仕，而入我朝得国之初，因陈友谅寇太平，与王鼎同死于敌。计其时当有四十余岁矣。能识真主于天造草昧之时，而克忠于其职，载在祀典以示于后，宜哉！惜乎无碑以纪其事，特书于此，使知忠臣。乃许瑗，乐平人也，其王鼎尚俟考而书云。

元末，永嘉高明，字则诚，登至正四年进士，历任庆元路推官，文行之名重于时。见方谷珍来据庆元，避世于鄞之栎社，以词曲自娱。因刘后村有“死后是非谁管得，蒲村听唱蔡中郎”之句，因编《琵琶记》，用雪蔡伯喈之耻，其曲调拔萃前人。入国朝，遣使征辟，辞以心恙不就。使复命，上曰：‘朕闻其名，欲用

---

之，原来无福。”既卒，有以其记进，上览毕曰：“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如五谷，家家不可缺。高明《琵琶记》如珍羞百味，富贵家其可缺耶？”其见推许如此。今流传华夷，不负所学云。

宋太祖与陈希夷论国祚五更六更之事，予述之篇首矣。而六更之说未竟，兹毕其说。尝闻先大父南山先生曰，永乐间，一日谒尚宝袁公。公曰：“昨日同太监二人侍上位，看历代帝王像，看到宋太祖，上曰：‘果然面方耳大。’又曰：‘真宗而下，诸像清楚如今时太医样一般。’看到元世祖，上曰：‘北人南相。’看顺帝像，又曰：‘此又如太医样，何也？’不能对而退。”大父答曰：“公尚不晓此也。昔宋幼主显之妻有娠，元明宗见貌美，悦之，乃生顺帝也。”尚宝因叹不得以此对为恨，仍备述于《符合外集》而不明大父所云。近观叶文庄《水东日记》载一诗云：“皇宋第十六飞龙，元朝降封瀛国公。元君召公尚公主，时承赐宴明光宫。酒酣伸手扒金柱，化为龙爪惊天容。元君含笑语群臣，凤雏宁与凡禽同。侍臣献谋将见除，公主泣泪沾

---

酥胸。幸脱虎口走方外，易名合尊沙漠中。是时明宗在沙漠，缔交合尊情颇浓。合尊之妻夜生子，明帝隔帐闻笙镛。乞归行宫养为嗣，皇考崩时年甫童。元君降诏移南海，五年乃归居九重。忆昔宋祖受周禅，仁义绰有三代风。至今子孙主沙漠，吁嗟赵氏何其隆？”但此诗不知何人作。则顺帝实幼主所生，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岁也。由此可言之，则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，而容貌之类又不诬天道，玄默历数莫遁有若此夫？

世间治乱有数存焉。且如胡元只任胡族为正官，中华人官佐二。到末年，数当乱，任非其人，酷刑横斂。台温处之民，树旗村落曰：“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。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？”由是谋叛者各起。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，江淮红巾遍四方矣。初谷珍之乱也，又非因刑斂。其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，若农家种富室之田，名曰佃户，见田主不敢施揖，伺其过而复行。谷珍父为佃户，过于恭主，谷珍兄第四人既长，谷珍谓父曰：“田主亦人尔，何恭如此？”父曰：“我养贍汝等，由田主之田也。何可不恭？”谷珍不悦。父卒，兄

---

第戮力，家道渐裕，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。一日，主仆至其家，盛饌宴主，先以美醞醉死其仆，而主亦醉死焉。皆醢其尸于酒瓮。越数日，主家不见还，来询，答以索租去久矣。询其邻答曰：“但见主仆等到其家，何不见出也？”日久事渐露，主家诉于官，遣人捕之，至则拒而杀之。既而官躬往捕，亦被杀。而兄弟亡命于海者十余年，乃拉漳州贼船寇漳州，惟时文恬武嬉。一寇贼陷，朝廷命恭不华招降，堕其计亦死，势日猖獗。窃据台、温、明十二郡。十有八年，而吾明久为其窠窟，以上虞之通明坝为界，民有死罪，惟沉于江耳。大明中天群霾渐消，谷珍初逃于海，欲效徐福。既而其下诱之内附焉。先是袁柳庄相其貌，出语人曰：“南人胡相，每褻服见人则可观。若正其衣冠，则鄙俗矣。终非成美名者。”谷珍肇乱，先天下而起兵，数之莫遑有如此。录其始末，得于父老之传闻云。

张《东海集》中载《书陈金宪先生墓志后》云：“台郡陈先生璲，提学江西，语学者曰：‘永乐修大全诸书，始欲详缓为之。后被诏，促成诸儒之言。间有不暇

---

精择，未免抵牾，虚心观理，自当得之，不可泥也。’”盖先生纂修官其言如此。则予前所录永乐十三年，上还南京，问纂修事，而馆中仓卒集成以进者，即所谓被诏促成也。东海又载云：“宣德间章丘教谕余姚朱应吉疏于朝，言大全去取有未当者。下其议于礼部，礼部下之天下学校，许兼采诸说，一断以理。”噫！纂修之言如此，廷议如此，盖以万世公论开来学也。泥者终无权度执以为断陋哉！此皆《东海集》所载，故予先祖南山先生每见大全抵牾辄发叹云。

宣德中，慈谿一新知县因此县刁风，视事之日，进里长老人而谓曰：“汝等知得谚云：‘灭门刺史，破家县令。’”否？意欲潜消此风。老人桂姓者答曰：“此间生员多读《诗经》，某等只闻得岂第君子民之父母？”知县默默。

予昔日应举在杭，有吾乡士人徐翁者年七十余，寓居湖州市云汉坊。一日访予旅邸云：“我住三都高钱，令祖南山先生作《字说》见赠，至今感仰。”且云：“令祖《经书补注》有益后学，如栾肇作《四书驳》乃朱

---

文公之忠臣。”予问其驳如何？答曰：“我有残编，止存《论语》数段。”其驳曰：“注书不宜立例。集注云：‘凡君问而称孔子。’对曰：‘者尊君之辞也。’《先进篇》‘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’，孔子对曰：‘是岂尊君乎哉？不有祝邸之佞章云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’集注云：‘非此难免本文。’既云难乎免，注又云非此难免，不知所免者何也。食不语，寝不言。”汉儒注答述曰：“语自言曰：‘言此注非是，集注从之。’则食可言而寝可语乎？殊不知言与语互文也。”因诵此数段而别。予后见《韵府群玉》。入声韵中，“莫”字下引《栾肇语论驳》曰：“燕齐谓勉强为文，莫由此言之。”则知徐公之言可征矣。但栾之全书惜不克见耳。故朱子每云以俟后之君子，其以是欤？

奉化应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进士，除授福建德化知县，三年考满，吏部试论一篇，文虽优而貌颇侏儒，不得列。乃题诗部门之前云：“为官不用好文章，只要胡须及胖长。更有一般堪笑处，衣裳糲得硬绷绷。”末不书姓名。闾者以此呈冢宰，冢宰曰：“此必应知县也。”

---

取其文览之，果高。次日奏升考功司郎中，越三年出为常德知府，又三年升贵州按察使，仕终云南左布政使。然一诗之感动于人，而冢宰亦知过能改，皆可以示后，故录之。

吾鄞袁尚宝公相术之验，故具于墓志家传矣。闻有一事人或未知，谚云：“父命推其子禄，夫寿可以妻延。”永乐中，顺天尹王公骥患伤寒，袁往视其疾，神色俱变，不可入目。亟请其妻出视之，云：“疾虽云甚大事，不妨夫人之貌，直到一品命妇。”已而疾果愈。后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靖远伯，是则一品命妇之言不爽，而夫寿可以妻延之谚不诬矣。

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系乎数。天顺庚辰殿试，读卷定祁顺卷第一。既而司礼监太监问所定卷，阁老以姓名对。太监曰：“此卷固出人一等，但传胪时北方人音与御名相似。”阁老愕然，乃以王一夔卷易之，而祁第二甲中。祁广东人，仕终郡守。司礼监之识见又出阁老一等，此五代史传张承业岂无谓耶？

景泰中，于少保谦，王都宪文权重于时，后英宗复

---

辟，石亨等诬奏以不<sup>\*</sup>车丸。奉旨：“本该凌迟处死，从轻斩了罢。钦此。”二人赴死所，于则连呼皇天后土。王但云今已到此，伸起头来就斫，连呼“何为久，后自明白”。噫！王之言其过于远矣。

《鹤林王露》云：“物无小，豹能杀虎，鼠可害象。”宣德中王公骥征麓川，调者回云：“彼有象。”阵公思象畏鼠，此间何得鼠？乃广收猪猫数百为备，临阵果然。悉放猪猫于前，象惧退。以此师遂得胜。寇既平，论公封伯曰靖远，此特纪其一端，而鹤林之言可征。

永乐中，有亲军指挥三员：曰纪纲，曰刘江，曰袁刚。上喜其名，虽各异音，则相同，因号为“三纲”，日侍上左右，每呼则呼“三纲”而不名。惟纪之权势重灼。既而刘调官辽东，袁调官宁波。纪后志蒲，怙势以坐事伏诛，籍没夷族。今北京贡院其遗址也。刘、袁子孙至今犹袭荫之。

天顺间，冢宰王公翱、左侍姚公夔一日试该选监生，出论题曰：“道盛德至。”就试者不敢斥言题目之差，但告云：“题目甚难。”姚又不得显言，惟体试士之

---

意，从容请于王曰：“此题果不容易，监生废书已久，望易此题。”王曰：“汝可一易。”姚曰：“只易了《盛德至善》，则诸生便可下笔。”王笑而然之。噫！冢宰但知道与德之对言，而失记章句，训道为言也。年老病忘，非姚婉言以请，则试者情何由达，而皆阁笔矣哉！

洪武间，人有随母改嫁事继父者。继父病，割股愈之，有司以孝闻。上曰：“继父是伊父仇人，割父遗体以愈仇人，是不孝也。”乃置之法。睿断若此，岂人能窥测哉？

宣德中，先祖司训南昌，为崔太守彦俊题子昂《胡马图》曰：“塞马肥时首蓓枯，鸡官早已着貂狐。可怜松雪当年笔，不识擅溪写的卢。”胡祭酒谓此含畜褒贬，每诵之不辍。

人之识见不能皆同，如海虞吴先生讷戒学者曰：“记得《韵府群玉》，秀才犹如赴夜航船听人说话者。”谓不必记者。我先祖则曰：“世间学者不能见全书，只一部《韵府群玉》撮故事之要，若欲考验，一看便知来历。”尝谓溥曰：“记问之学，先从《韵府》，使不离左

---